



许多返乡父母因为工时很长，大多晚上十点才回家，对孩子仍旧疏于教育。

王会分享了一个调研案例，村里有一个徐姓男人，常年在外靠骗、偷生活，村里没人与他来往，他也从不在本村逛。但近几年，徐在村里开始活跃起来，不再觉得自己是个抬不起头、没面子的人。徐靠着混混的本事，给全家弄上了低保。村干部都不敢得罪他，怕遭报复。

“不得罪”逻辑与村落本身的“灰色化”同步进行，并造成村庄进一步的“灰色化”，其内在实质是乡村社会内部的交往规则的变迁，即从沉淀上千年以人情、面子为基本规则的乡土逻辑走向以力量和金钱为考核标准的交往规则体系。

出路

很多人问蒋能杰，“导演，留守儿童的社会问题怎么解决？出路在哪里？”蒋能杰给不了答案。“这个问题我解决不了，我只是想通过镜头，制作出公益纪录片，让更多人看见它。对于它而言，‘看见’只是第一步，有人意识到或者正视问题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蒋能杰后来拍了一部公益电影叫《矮婆》，电影里面有一句台词：“待不住的城市，回不去的家乡”。他的愿望是通过公益电影增进人与人的了解，希望无论是留守儿童也好，流动儿童也好，都可以成为历史名词。

向阳小学周边有一个产业集聚区，是当地政府招商引资的项目——中原鞋都。这一产业落地，解决了当地一部分人的就业问题，但想要一劳永逸地改变留守儿童现状，不是想象中那么简单。

一直以来，解决留守儿童问题通常有两种思路，一种是鼓励父母回老家，另外一种思路是让留守儿童随着父母在其就业和居住的地方，享受到均等化的公共服务。鼓励父母回老家的办法，可能的代价是父母的收入大幅度下降。

吴传钰说，许多返乡父母因为工时很长，大多晚上十点才回家，对孩子仍旧疏于教育。学校方面为了减轻家长负担，召

集高校大学生暑期来校支教实践，开展爱心暑托班，尽可能让学生待在学校的时间延长。

大学生志愿者让每一位留守儿童写下自己的理想，按照理想，重新组班，因材施教，增强学习趣味性。“学校这方面做一些弥补，肯定有用的，但没办法替代。本质上留守儿童与父母没有建立长久的连接。”王会说。

吴国宏则认为，学校既然能提供一些关爱服务，要专注于加强陪伴和游戏，不单单只是教学上的支教。比如，通过游戏的方式，让孩子了解父母在城市里的工作和生活状态，或许他们在一个闭塞的宿舍，吵闹的车间，启发孩子设身处地看待父母的状态。“通过视频、照片的呈现，让孩子知道，父母不是不要他，而是生活所迫，当然，实现起来需要各方面共同配合设计。”

近些年出现了一个新情况，外来人口较多的大城市，由于出生率下降，一些学校开始出现招不满学生的现象。因此，现在是在大幅度降低外来人口子女入学门槛的最好时机，既能够解决留守儿童问题，又不至于让学校出现资源浪费。

去年，在浙江、江苏两省，除了杭州、南京和苏州中心城区以外的其他地区，都已经全面放开落户，有大量的外来人口把孩子从老家接过来，落户，在当地入学。

李雨宣的爸爸打算接他去福建读书，方便照顾，但因户籍和年龄限制，始终未能办妥。再婚重组家庭面临新的抚养义务，父母能否平衡好经济收入与尽到监护责任之间关系，尚未可知。《村小的孩子》里蒋鑫、蒋恒两兄弟曾经被父母接到身边待过，因为父母要上班，他们只能被锁在家里。两个孩子并不开心，所以他们宁愿留在老家，再也不想去爸妈那里了。

还有部分留守儿童在幼年时期随父母到外地生活和读书，但到了初中，又重新返回老家，这些孩子不会老家方言，没有朋友，往往会遭受校园霸凌。

在父母就业的城市，他们是外来孩子，回到老家，他们还是外来孩子，就像没有根的浮萍。（为保护未成年人隐私，文中许立、李雨宣为化名）